

世紀新夢

李澤厚
泰恒



NEW DREAM
OF
THE CENTURY

李泽厚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世紀新夢

社牛客泰恒

NEW DREAM
OF
THE CENTURY

李泽厚
安徽文艺出版社



世纪新梦

李泽厚 著

责任编辑:徐海燕 江奇勇

出版:安徽文艺出版社(合肥市金寨路 381 号)

邮政编码:230063

发行:安徽文艺出版社发行科

印刷:合肥杏花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6.75

插页:2

字数:420,000

印数:5000

版次:1998 年 10 月第 1 版 1998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标准书号:ISBN 7-5396-1745-4/I·1625

定价:26.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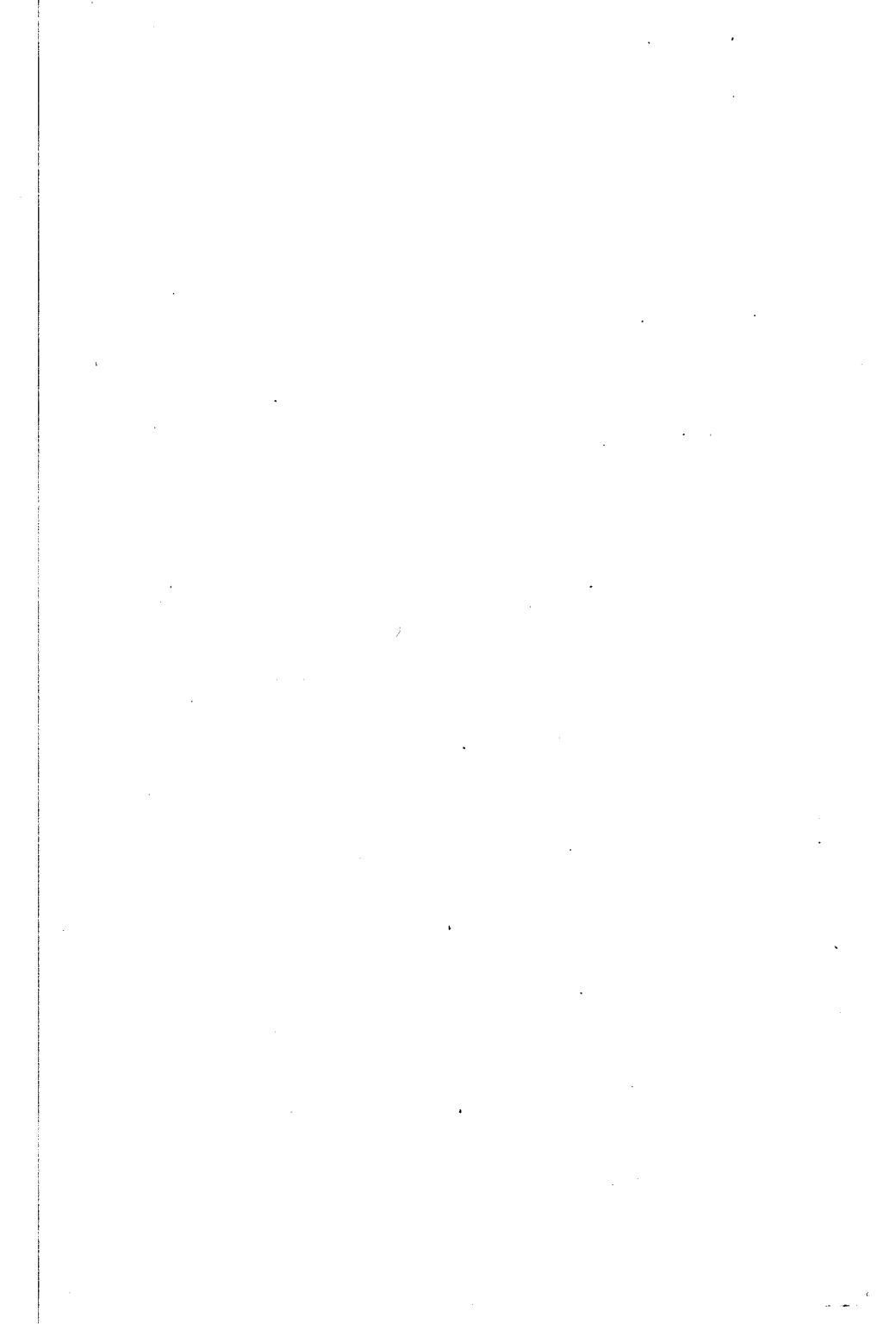
论著篇

世纪新梦.....	3
哲学探寻录.....	7
三个会议的发言提纲	33
两个译本的序言	45
晚风	50
怀伟勋	52
历史与情感	55
中日文化心理比较试说略稿	59
何谓“现代新儒学”.....	109
初拟儒学深层结构说.....	112
为儒学的未来把脉.....	128
“左”与吃饭.....	142
坚持与发展.....	145
是马非马.....	147
从辛亥革命谈起.....	148
不诤不扬,非左非右	163
读《陆铿回忆与忏悔录》.....	166
再说“西体中用”.....	168
初读郭店竹简印象记要.....	201

对谈篇

与杰姆逊的对谈·····	213
与梁燕城的对谈·····	235
与高建平的对谈·····	252
与王德胜的对谈·····	277
与丁一川的对谈·····	315
与陈明的对谈·····	329
与中山大学教师们的对谈·····	332
与刘再复的对谈·····	360
 后记·····	 529

论 著 篇



世纪新梦

人只能活一次，于是活像一个梦。究竟是庄周梦蝴蝶还是蝴蝶梦庄周，梦的后面到底是什么，好像是个说不清的谜。但“梦醒了无路可走”的痛苦，却是人间情感的真实。不仅中国如此，而且处在世纪末的世界，似乎也有此问题。世界往何处去呢？

毛泽东说，“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但那个乌托邦式的社会工程之梦，从苏联、东欧到中国，都以不同形式动摇了。同时，在西方，福柯(M·Foucault)宣称理性乃监狱，德里达(J·Derrida)要求一切均解构，罗蒂(Richard Rorty)强调当下才真实，杰姆逊(F·Jameson)解说“后现代”是无深度、无意义、无中心……。总之，这个世纪末是一个无梦的世界。没有过去与未来，只有此刻的游戏和欢乐。但是，没有梦想没有意义没有魂灵的欢乐，还会是一种人的欢乐吗？人活着，总有梦，人特别是那些为人类制造幻梦的知识分子，又如何能活呢？尽管梦中有痛苦，有紧张，有恐怖，但也毕竟有希冀，有愿欲，有追求。梦是人活下来的某种动力。今天，这个涂满了空前的血与火、填塞了空前的苦难与死亡，同时又是空前的科技进步和物质发展的二十世纪已快过去，黄昏终于来临；那么，是不是可以允许在这深暗的黄昏中，再做一次梦呢？我

们可不可以梦见智慧的猫头鹰已在起飞去迎接二十一世纪的黎明？

为什么不可以梦想：这黎明——二十一世纪将成为整体人类历史的一个根本转折点？康德两百年前认为，世界大同无法与独裁政体共存，世界和平只能由众多的民主共和国共同努力来使之实现。马克思百年前认为，经济才是社会发展的根本杠杆，它推动整个世界走向政治、经济的一体化。这不都是“梦”吗？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不是阶级斗争和社会革命，而是科技和经济生活本身（也就是孙中山说的所谓“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不是既定配方的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而是颇为灵活的各种“资本主义”，在推动着世界经济的迅速增长，在不声不响地却不可逆转地实现着经济上的 international（国际化），尽管还有国家、地区之间的矛盾、冲突和争斗。

与此同步行进的是，政治上各种独裁政权正在土崩瓦解，联合国的作用开始增大，世界政治也日益国际化，尽管令人担忧的各种民族主义又在多处抬头。

但人类一体化、世界一体化是不可避免的了。任何国家、地区以至个体想“遗世而独立”是不大可能了。工具本体和物质生活的这种一元化（同样的钢铁、石油、家用电器、塑料制品、超级市场……），倒恰好份外要求心理本体和精神生活的多元化。也许只有这样，才能努力走出那异化的单调和恐怖？在富有自由、机会和选择，同时即意味着偶然性不断增大、命运感日益加深、个体存在的孤独和感伤更为沉重的未来路途中，追求宗教（或准宗教）信仰、心理建设和某种审美情感本体，以之作为人生的慰安、寄托、归宿或方向，并在现实中使人们能更友好地相处，更和睦地生存，更健康地成长，不再为吸毒、暴力、罪行……所困扰，是不是可以成为新梦中的核心部分？不再是乌托邦社会工程之梦，而是探求人性、教育、心理本体之梦，从而也是询问和研讨“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

化”之梦，大概必需在衣食住行高度丰实富足的二十一世纪，也才可能真正被提上日程？

那么，在中国，在东方，承继和阐释传统可不可以为这个梦作些某种贡献呢？“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是不是可以作为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在现代的阐释呢？

人所共知，中国传统强调“人与天地参”。天大，地大，人亦大。哲学可以“为天地立心”，把人的存在与天地的命运连在一起。这与康德所说“文化—道德的人”是自然的最后目的（参阅《判断力批判》§ 86）相当接近。（参阅拙作《批判哲学的批判》）

但这并不是人类中心论。恰好相反，“自然的人化”和“人的自然化”强调的不是人与自然的对抗和征服，而是人与自然和谐统一，重视自然成为人的自然，和人“回到自然”去。这不仅是环境保护问题，而且还是人的生活态度、生存方式、身心健康以及人如何与大自然的韵律、节奏、秩序相呼应相同构等问题。

同时，这不是反对科技、抛弃文明、否定理性的浪漫主义，而恰恰是承认并肯定站在现代科技带来物质生活的巨大进展的基础上，来阐释人与生活的重新统一。“回到自然”不是回到原始时代和动物世界去，“所谓人的自然化并不是要回到动物性去被动地适应环境；刚好相反，它指引超出自身生物族类的局限，主动地与整个自然的功能、结构、规律相呼应和建构”（拙作《华夏美学》北京版，第 118 页）。人能够超出它作为特定生物种族的局限，除了表现在制造—使用工具使自然人化之外，也可以表现在通过竞技、气功、艺术（例如中国山水画）等等来达到人的自然化。

你看，那中国山水画不就巧妙地体现着古代的“天人合一”吗？不是“人类中心”，人在那里是多么渺小，但如果没有它，那“自然”就真将是地老天荒、寂天寞地而毫无意义了。

总之，时代已走向多元，下个世纪更是多元的世界。在多元和解构中，我提出的三个问题是：

(一)还可不可以允许有关于明天的梦想？(二)这个梦想可不可以不再是这个世纪的乌托邦社会工程而是心理工程，即关于人性、心理、情感的探索，从而把教育学放在首位？(三)从而，东方和中国的传统可不可以在这方面作出贡献？

我想强调的是，所有这些只是一种意见。它本身也可能“去如春梦了无痕”。但我希望，在与各种否定理想、否定梦、否定人性、否定前景的意见相对立中，它也有权利有能力作为一种意见生存下来，并竞争下去，别无奢望焉。

既然如此，与其“梦醒了无路可走”，又何不“还睡，还睡”，只要不睡得昏昏沉沉，糊糊涂涂，疯疯颠颠，为什么不可能祝愿：在重重噩梦、阵阵冷汗之余，再做一个甜美酣畅的清新佳梦呢？

也许太幼雅太乐观了。但不这样，又怎么办呢？日暮无时，强颜欢笑云耳？！

横滨“汉字文化圈”第3次国际
讨论会发言提纲，1992年11月

哲学探寻录

一 “人活着”：出发点

§ 1. “天下何思何虑”：哲学可能性

哲学本是精工细活，妙理玄言，如今却作探寻札记、粗糙提纲；分析哲学家必大摇其头，形而上学者或悻然色变。但哲学既非职业，而乃思想，则常人亦可思想。此“想”不一定高玄妙远，精密细致，而可以是日常生活，甚至白日梦呓。哲学维护的只是“想”的权利。

人一定要“想”么？人活着就有“想”。睡觉做梦，也还在“想”：在梦中吃饭做事，奋搏逃奔，离合悲欢。这不就是“想”么？“至人无梦”，这“至人”当是一念不生，一尘不想，免除和杀死一切想、梦的人？杀死之后，又仍活着，便如行尸走肉，不如真的自杀。

但并非每个人都会自杀。恰好相反，实际是每个人都在活着。活着就要吃饭穿衣，就有事务缠身，便被扔掷在这个世界中，衣食住行，与人共在，从而打交道，结恩怨，得因果，忧乐相侵，苦甜相扰。尽管你可以彻底排遣，精神解放，“境忘心自灭，心灭境无侵”。但这解放、排遣、“忘灭”本身，其所以必要和可能，不又仍然是人们

努力“想”的结果么？

在世界而求超世界，在此有限的“活”中而求无限、永恒或不朽；或者，“打破沙锅问到底”，去追询“人活着”的道理、意义或命运；这种哲学或宗教课题，在“后现代”，或只可看作是庸人自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硬要思量这些本无解答的问题，干什么？真的存在不就在个体自我的当下片刻么？其他一切都只是空间化的公共语词，不足以表述那自意识而又不可言说的“××”。与现代追求“反抗”“独创”“个性”相反，这里完全不需要这些。一切均已私有化、瞬间化，无本质、无深度、无创造、无意义。中世纪思考和崇拜上帝；启蒙以来，思考和崇拜理性或自我。如今，一切均不崇拜、均不思考，只需潇潇洒洒，亦浑浑噩噩地打发着每个片刻，岂不甚好？游戏人生足矣，又何必他求？用完就甩，活够就死，别无可说，历史终结。生活已成碎片，人已走到尽头，于是只一个“玩”字了结。这个世纪末正偶合“后现代”，不好玩么？

既然如此，也就可以有各种“玩”法，即使日暮无时，何妨强颜欢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绝望之为虚妄，正如希望相同”。明知无解，何妨重问？总有人要问人生意义这个本无可答的问题，毕竟人也有权利来问这问题，而哲学的可能性就在于人有权利叩问人生，探寻命运，来作出属于自己的决定。于是，以“人活着”这一原始现象作出发点，便可以生发出三个问题：（一）“历史终结”，人类何处去？人会如何活下去？（二）人生意义何在？人为什么活？（三）归宿何处？家在何方？人活得怎么样？

《周易》说，“天下同归而殊涂，一致而百虑，天下何思何虑？”盖即此思此虑也。东西各学说各学派都为“人活着”而思而虑。虽“同归”，却“殊涂”。“涂”即是路，也是视角，这也就是哲学。哲学只是路的探寻者，视角的选择者。是“路”是“视角”，便可能有某种全面性和“系统性”，而不是随感或杂谈。但它却决不是程式、构架、“第一原理”。它没有确定的规范、论证、文献资料、科学要求、体系建

构。哲学将是体系和建构体系的抗争者。对我个人来说，哲学探寻也许只是“聊作无益之事，以遣有生之涯”罢了。

§ 2. “为天地立心”：由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

上节结尾是“作无聊之事”，此节却要“为天地立心”，有些滑稽。不过，以落寞心情作庄严事，恰好是现代人生。说得更庄严也更好玩一点，这也正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学精神和它的悲剧。于是，本“探寻录”可能就是这种欲调侃而未能的滑稽悲剧。但今日的哲学已五光十色，五味俱全，如真能多出一种，抑又何妨？

今日有反哲学的哲学：眼前即是一切，何必思前顾后？目标意义均虚无，当下食、色才真实。这大有解构一切陈规陋习及各类传统的伟功，但也就不再承认任何价值的存在。无以名之，名之曰“动物的哲学”。

今日有专攻语言的哲学：医疗语言乃一切，其他无益且荒唐。于是，细究语词用法，理清各种语病，技术精而又巧，却与常人无关。无以名之，名之曰“机器的哲学”。

今日有海德格尔哲学：探求人生，发其底蕴，知死方可体生。读《存在与时间》，有一股悲从中来、一往无前的冲力在。无以名之，名之曰“士兵的哲学”。

当然，还有各种传统哲学和宗教及其变种，林林总总。其中，基督教神学最值重视。它自神而人，超越理性。在全知全能的上帝面前，海德格尔的 Being 也相形见绌。高耸入云的十字架，在阳光下灿烂辉煌，崇高圣洁，直接撼人心魂，人生真理岂不在是？命运归宿岂不在此？无怪乎有论者要强调“圣爱”高于伦理，与康德强调道德律令在先、道德感情在后，后者低于前者恰好相反。于是，人生直是一种情感，这是一种普泛而伟大的情感真理。是邪？非邪？

中国哲学也充满情感，它从来不是思辨理性。但它也不是这个“走向十字架”的情感真理。以“实用理性”“乐感文化”为特征的中

国文化，没去建立外在超越的人格神，来作为皈依归宿的真理符号。它是天与人和光同尘，不离不即。自巫史分家到礼崩乐坏的枢纽时代，孔门由“礼”归“仁”，以“仁”为体，这是一条由人而神，由“人道”现“天道”，从“人心”建“天心”的路。从而，是人为天地立“心”，而非天地为人立“心”。这就是“一个人生”（天人合一：自然与社会有历史性的统一）不同于“两个世界”（神人有殊：上帝与包括自然界与人类社会在内的感性世界相区别）和中国哲学所谓“体用一源，显微无间”的根本所在。

人生有限，人都要死，无可皈依，无可归宿，把爱、把心灵、把信仰付托于一个外在超越的符号，比较起来，似乎还顺当。现在却要自己在这个人生和世界里去建立皈依、归宿、信仰和终极关怀，即有限寻无限，于世间求不朽，这条道路岂不更困窘、更艰苦、更悲怆？

在这条道路上，“活”和“活的意义”都是人建构起来的。人为自己活着而悲苦地建构。由于不把它归结于神的赐予，它就虽然可以超越任何具体人群的时代、社会、阶级、集团，却无法超越人类总体（过去、现在、未来）。过去、现在、未来这种空间化的时间系列便是历史。人生意义不局限、束缚于特定的时空，却仍然从属于人类的总体，此即“主体性”，即历史积淀而成的人类学历史本体。所以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一方面是立足于人类社会基本生存的马克思哲学的阐释，另方面又正好是无人格神背景的中国传统哲学的延伸。这个哲学既以“人活着”为出发点，也就是它为什么要将“使用——制造工具的人类实践活动”（亦即以科技为标志的生产力）为核心的社会存在命名为“工具本体”的原故。

人活着要吃饭，但人并非为自己吃饭而活着，把一切归结为吃饭或归结为因吃饭而斗争如“阶级斗争”，是一种误解。人生意义虽不在人生之外，但也不等于人生，于是就有“为什么活”的问题。

马克思提到“自由王国”，它的前提是人的自由时间的增多。当

整个社会的衣食住行只需一周三日工作时间的世纪，精神世界支配、引导人类前景的时刻将明显来临。历史将走出唯物史观，人们将走出传统的“马克思主义”。从而“心理本体”（“人心”——“天心”问题）将取代“工具本体”，成为注意的焦点。于是，“人活得怎样”的问题，日益突出。

从世界情况看，人“如何活”的问题远未解决，“活得怎样”只是长远的哲学话题，但由“工具本体”到“心理本体”却似可成为今日一条探寻之道，特别对中国更如此，这不是用“马克思主义”框架来解释或吞并中国传统，而很可能是包含、融化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创造；由于具有一定的普遍性，它也可能成为世界意义的某种新马克思主义。

总而言之，如张载所说：“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立心”者，建立心理本体也；“立命”者，关乎人类命运也；“继绝学”者，承续中外传统也；“开太平”者，为人性建设，内圣外王，而情感“本体”之必需也。

§ 3. “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语言问题

“太初有为(道)”还是“太初有言(字)”，似乎也可作为中西哲学异途的某种标志。“太初有言”，从而语言成了人的“界限”“家园”。但各种语言哲学恐怕已不复如日中天，能继续统治下去了。

“为什么有有而无无”？“为什么总是点什么，而不是什么也不是”？就并非语言所能解答。神秘的是世界就是这样的。世界存在着，人活着，这就是“有”“是”，这就是“原始现象”，它超越语言。各种宗教、半宗教（包括儒道）以信仰、情感，禅宗则用棒喝、机锋来点明这个“有”的个体性、偶发性、超语言的不可传达、不可规定性。于是，哲学归趋于诗。

然而，哲学非即诗也。哲学关乎“闻道”和“爱智”。它是由理性语言表达的某种“体认”和“领悟”，虽充满情感与诗意，却仍是理性

的。“爱智”之“爱”，情感也。“闻道”的“闻”，即“恐惧乎其所不闻”，不“闻”则不足以终极关怀、安身立命，亦情感也。而“智”和“道”，则理性之径途、内容和体认。

人们说，是语言说人而不是人说语言。但汉字却显示“天言”仍由“人言”所建立的。特别是书面语汉字，乃世界文化的大奇迹。它以不动的静默，“象天下之赜”，神圣地凝冻、保存、传递从而扩展着生命：“人活着”的各种经验和准则。难怪传说要张扬人造字使“天雨血，鬼夜哭”。汉字凝结、融化了传之远古的历史事实，哺育了这么一个巨大的一个中华文化的时空实体，并证实这个实体在活着。所以，恰好不是随抹随写，写了就抹；相反，“敬惜字纸”，应该敬惜这生命的历史和历史的生命。易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又说，“鼓天下之动者存乎辞”，用知性语言，表述某种超语言的实存的情感体认，以推动它的存在，即此之谓也。

从而，哲学作为视角和路的探寻者，便只是某种观念一概念的发明者和创造者。因是“发明”，它总折射出“客观”制约，在古希腊不可能有康德的“发明”，在康德时代也不可能有海德格尔的“发明”。因是“创造”，哲学具有“主观”情结。康德不进教堂，与他的理性批判恐有关。海德格尔不反纳粹，毕竟令人想起他的“此在”充满悲情的冲力。哲学观念一概念之不同于众多其他包括科学的观念一概念，在于它的“无用性”和无所不涉性。哲学不提供知识，而转换、更新人的知性世界。泰利士的“水”，笛卡儿的“我思”，康德的“先天综合”，海德格尔的“此在”——“存在”，等等，无不如此。如同艺术转换、更新人的感性世界。于是，无用之用是为大用，作为视角造构和路的探寻，哲学展示了语词的巨大构建功能。“中国哲学”以实用理性的根底，通由“仁”“义”“道”“气”等观念一概念将感性、知性、理性混同融合，更突出地显示了“鼓天下主动者存乎辞”的“语言说人”。这语言与书写相联，以经验的历史性作用于人。